

陈惇 刘象愚 著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
较

文
字

日
字

概
述

论
述

基础·进阶·高阶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比较文学概论

陈 悄 刘象愚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比较文学概论
陈 悄 刘象愚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09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303-00330-4 / I·6

定价：2.97元

序

几年前，我曾说过一句话：比较文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现在，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国内来看，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异常迅速。这就说明，我那一句话并没有落空。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难道说仅仅是由于学者的努力吗？学者们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套用本书的一个观点：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是合乎规律的，顺乎世界潮流的，沛然不能抗御的。学者们只不过成了表达这个规律和潮流的工具而已。

从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来看，也有同样的现象。有人说，今天的两年，等于本世纪初的二十年，等于历史上的两千年。无数事实都能证明，这几句话并没有夸大之处。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认清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奋力追赶，否则就必然受到惩罚。我们不但要追赶世界潮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推动潮流前进。只有这样才算是顺应潮流，与时代同步前进。

专就文学研究而言，比较文学在我国算是一门新兴学科，方兴未艾，充满了活力。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一方面赶上了世界潮流。最近几年以来，许多大学争相开设比较文学的课程，撰写的专著和论文日益增多，青年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必不可少的。

陈惇、刘象愚二同志的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它不是这一类书的第一本；但是，我想借用中国一句老话：后来

居上。当然不会在所有的方面都居上。我们现有的几本比较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优点和特点。陈、刘二位的这一本书也有其特点。它介绍了国际国内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况，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定义、理论和方法，但它的作者不是单纯地介绍，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而又不强加于人，以讨论的口吻，与读者平等对话。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比较文学还没有发展成为有严格范围和固定内容的专门学科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青年读者读了本书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抱一种态度：借鉴而不为奴，求知兼又创新。这对青年理解能力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大，以及创造性的发挥，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青年们的肩上。

国家教委规定比较文学为某一些科系的必修课，是有真知灼见之举。陈惇、刘象愚二同志又写了这样一本有真知灼见的比较文学教科书，真可谓珠联璧合。我非常高兴为这一本书写了上面的那些话，算是序，用意只不过是锦上添花、鼓吹升平而已。

季羡林

1987.12.15

目 录

序	季羨林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	(1)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	(1)
第二节 定义之争	(6)
第三节 我们的意见	(19)
第四节 目的和功能	(27)
第二章 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35)
第一节 国外比较文学	(35)
第二节 中国比较文学	(67)
第三章 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	(109)
第一节 影响研究	(110)
第二节 平行研究	(129)
第三节 阐发研究	(144)
第四节 接受研究	(154)
第五节 中外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	(167)
第四章 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	(174)
第一节 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	(174)
第二节 媒介学	(202)

第三节 文类学	(226)
第四节 主题学	(242)
第五节 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比较研究	(254)
第六节 比较诗学	(270)
第五章 跨学科研究	(285)
第一节 文学和艺术	(287)
第二节 文学和宗教	(309)
第三节 文学和心理学	(331)
第四节 文学和哲学	(342)
参考书目	(355)
索引	(366)
后记	(392)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上一世纪的30年代即已兴起，七、八十年代正式产生，但是它的繁荣发展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特别是在近三、四十年来，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布洛克所说：“很可能战后没有别的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学科曾得到同样的发展”^①。在中国，它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发展，在本世纪30年代有过兴旺的趋势，解放后经过一段曲折的途径之后，在本世纪70年代末重又复兴。一旦复兴，它便象决堤的洪水一般，以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与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是令人瞩目的。目前的情况正如季羡林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②。

每一种学科都是人类某种实践的总结，反映人们对于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事务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随着客观世界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于是某些学科因其落后于人们已经获得了

① H·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第1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②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第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新的认识水平而变得陈旧，它或是需要更新，或是被淘汰，而另一些学科却因其体现这种新的认识水平与认识能力，更适合当前实践的需要，便得到优先的发展。比较文学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界限与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所以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当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还局限在民族的界限的时候，比较文学便不可能产生。只有到了人们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成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的时候，比较文学才可能产生。这种文学观念上的全球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开始萌芽的。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正是民族和民族文学的形成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也较为强烈。到了 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人们的眼光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域的界限而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这种全球意识的萌芽影响到了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产生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到了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经济已经走向国际化整体化，特别是电脑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已经完全连成一体，过去那种单一化的生活格局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正以其整体的、错综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要求人们改变过去那种单极的思维方式，用整体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来认识现实。这种全球意识和综合性思考，成为当代人思维方式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也推动着人类科学的巨大发展。许多新兴学科，特别是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出现，就是人们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发展到新水平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文学因其开放性、综合性的特点，更适合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因而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比较文学本身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它不仅要求跨越民族界限来进行文学研究，而且要求跨越地域的界限、文化系统的界限，甚至跨越学科的界限，用宏观的眼光，从国际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更全面地因而也是更科学地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

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和发展，是比较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季羡林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①。所以比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

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最初经历的是多元的分途发展的阶段。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中国、印度、希伯莱、希腊这四个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差不多同时起步，各自沿着独立的路线，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很少进行交流。后来有地区性的交流，逐渐形成了几个文化交流的大区，如西欧、中东、东北亚、东南亚等。各地区之间也有文化交流，但主要是在本文化区内进行。18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各国政治经济与商业的联系大大加强，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且成为影响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国的文学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与异国影响；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各国文学的相互联系，比较其异同，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就导致比较文学的萌芽。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同一年，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耶曼在巴黎大学讲课时正式采用“比较文学”的名称，这决不是时间的巧合。就中国而言，正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中，比较文学学科才开始兴起。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有了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形势，才有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发展。

有文化交流，才有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有文化交流，才能提供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有文化交流，才能诱

①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发比较研究的意识。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没有文化交流，~~将~~没有比较文学；有了文化交流，就必然会产生和促进比较文学。

到了当今的世界，交通工具、传播工具极为发达，文化交流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进行，任何一国的文学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和独立发展，比较文学大发展的新阶段就必然到来。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研究是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的。最初的文艺学中虽然包含着比较文学的因素，但是那时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国别的范围之内，只有少数学者的眼光能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当然更缺少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到了 19 世纪，随着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科学思想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国际交流对于民族文学的巨大影响，注意到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确认民族文学的特点与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于是有了比较文学的专门研究；比较文学从文学史研究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 19 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法、德、意、英等各国文学的许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①。但那时，它仅只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事实联系为其主要任务。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曾经取得巨大成果，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它受到本身指导思想和当时文学研究水平的限制，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又因排斥审美评价而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 55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

流为一种史实考据。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一点是各种文学流派的互相吸收、文学与哲学、心理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互相渗透，以及科学思维对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导致了文艺学向着科学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现实向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而其中有大量的问题属于比较文学的领域，这就把比较文学推到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韦勒克说出了人们的心理：“我们需要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这只有比较文学能够提供”^①。比较文学似乎成了可以推动其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更出现了文学研究各分支的学者纷纷向比较文学靠拢的局面。搞文学理论的人，致力于中西文学理论与文艺观的比较，以求认识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特色，为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而进行探索。搞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希望从研究中外作家的关系着手，探索新文学发展的道路和规律。甚至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也试图通过比较文学的途径来确立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和世界地位。所以，在中国，真正专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为数极少，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队伍却极为庞大。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并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同时，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使比较文学突破了19世纪影响研究的框框，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因而也就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可以预料，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将使它获得无限的生命力，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的认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比较文学将会有更加广阔、更加美好的前景。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4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二节 定义之争

什么是比较文学？自从它诞生以来，人们为它作过多次界定，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定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比较文学本身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正在不断地扩展，不断地变化。一种学科的定义是用来反映它现有的发展状况的，而比较文学是一门迅速发展的学科，它的发展当然不受定义的限制，当人们为它下了一个定义之后，学科本身的发展往往突破定义所规定的内涵，从而否定了这一定义。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比较文学还未成熟，还没有到为它下定义的时候。

其次，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思想观点、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又各不相同，他们对于比较文学的看法也就不同。从20世纪以来，各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坚持传统习惯、侧重研究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的学者，强调它以事实联系作为研究对象，不赞成对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作比较研究；主张在各国文学之间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问题上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则反对前者的保守性，提出内涵较为广泛的定义，甚至主张把范围扩大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对这种意见的前一方面持赞同态度，对后一方面持保留态度。

另外，对于比较文学定义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不同，与这一名称在各国文字中的不同含义以及这一名称本身的意义含混有关。最早使用“比较文学”一语的是法国人。1825年，诺埃尔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从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文学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编成《比较文学教程》出版，首次运用了“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这一名称。1827年，

维耶曼在巴黎大学开设讲座时，也使用了“比较文学”一语。19世纪中期后，法国出版了一批比较文学的著作，使这一术语在法国学术界普遍流传，后来又流传到英国和德国。英国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是大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1848年，他从法语引进这一术语，造出英文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的德语术语是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意大利语是 *Letteratura Comparata*。

在这些名称中，各种西文的“文学”一词本来包含着广泛的意义，它既指一般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所以，在“比较文学”一语中，“文学”一词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文学研究的意思。这对于西方学者来讲，不会引起什么误会。在俄文中，“比较文学”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直接用了“文艺学”一词，意义更为明确。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文学”一词专指文学作品而言，即诗歌、散文、剧本等文学创作。1931年傅东华从英文转译法国学者洛里哀的专著《比较文学史》时，首次将这一术语直译为“比较文学”。这一译名并未能将文学研究、文艺学的含义传达出来。因而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把它理解成一种语言艺术创作。

对于西方学者来讲，麻烦的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因为它在不同的语种中有不同的语法形态，以至产生不同的理解。在法语和意语中，用的是过去分词 *Comparée* 和 *Comparata*，在这里当形容词用，强调的是比较动作的结果。德语用的是现在分词 *Vergleichende*，英语用的是形容词 *Comparative*，这都是强调比较的动作。名称中词性的不同，反映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会引起对这一学科的不同理解^①。

① 详见李赋宁：《什么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年）第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但是，最根本的麻烦是“比较”一词本身也就成了问题，因为它不能反映这一学科的本质特征。许多学者在讨论的过程中都发表过这类意见。韦勒克说：“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进程”^①。法国学者基亚也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②。所以“比较文学”名称的本身就是不恰当的。由此还引起一些人根本否定比较文学的价值，认为它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人又把凡是采取比较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都叫做比较文学，把比较文学的范围弄得宽泛无边，否定了它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它存在的必要。

比较文学的名称，虽然不恰当，但是目前国际上仍在继续使用，因为约定俗成，这一名称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一种认识，另造新词，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况且，这一名称用词简练，内涵较大，比起有些人为它新造的种种名称（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文艺学、历史比较文艺学等）来，用起来更为方便，因此并没有被人淘汰。

比较文学史上的定义之争曾经展开得相当激烈，甚至由此而分成不同学派。这种争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们互相吸收，争论的阶段已经过去，学者们认为：学术界不能对于学科的定义取得一致的意见，也许是因为时机未到，因此重要的不是急于下定义，而是研究的成效。美国学者布洛克说：“当前比较文学需要更多的是伟大的榜样，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论公式”^③。

① 韦勒克等著：《文学理论》第40页，三联书店，1984年。

② 基亚：《比较文学》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③ 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20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讲，当他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还是应该对它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有所了解，因此，作为一本教材，我们对这一问题无法回避。再说，对学科发展来讲，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我国的情况来讲，由于人们对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认识模糊不清，在研究工作中，简单化的比附，甚至“拉郎配”式地任意乱比的现象还相当普遍，长此以往，比较文学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加强比较文学本身的理论建设，包括对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对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仍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各国学者提出过种种看法，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他们的观点，并加以分析比较，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我们自己的见解。

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学者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最早提出关于比较文学定义的看法。在法国学者的意见中，卡雷的提法具有代表性。他在为基亚的专著《比较文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
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
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研究不同文学的作
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①

这一定义明确地说明了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主要特征的看法：它的归属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与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研究方法是强调“事实联系”的实证主义方法。

这一定义的主要功绩在于它确定了比较文学的特殊的研究领

① 马·法·基亚《比较文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1年初版序，第5页。